

修改说明

意见 1：16 条非语言线索的透镜编码是否有依据？最好列出透镜编码的原则和依据。

答：线索编码是有依据的。本研究选取的 CMC 情境下的非语言线索，根据以往的研究可将其分为表情符号、标点符号、文字重复以及词汇替代等等，具体可参考早期的研究（Carey, J. (1980). Paralinguistic in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In N. K. Sondheim (Ed.), *The 18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Association for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and parasession on toPIcs in interactive discourse: Proceedings of the conference* (pp. 67-69).) 其中表情符号、标点符号以及文重复三类线索出现频率相对较高，因而被选取为主要的编码线索。而词汇替代，如用拼音首字母“plmm”替代“漂亮妹妹”在 5 千多条消息回复中只出现过 3 次，因此没有被考虑进去。

其中文字数与消息量是基本信息量指标，表征在单位时间发送的文字数与消息数，亦即频率，同时与非语言线索存在运算关系（表情符号个数或带有表情符号的消息数=表情符号个数或消息数/个体消息量；各个标点符号或文字重复个数=客观个数/个体字数；表情符号总个数与字数的比值=表情符号总个数/个体字数），并共同解释透镜编码的结果，在已有的网络环境透镜编码中较为常见。

具体的非语言线索项目的确定，除了依据已有分类对各类别线索进行个数统计（如表情符号个数）之外，还结合了实际微信交流过程中出现的线索，如“哈哈”文字重复线索在已有研究中并没有出现过，但在中文语境的微信聊天中却很常见。同时也考虑了表情符号的功能以及使用特点，如表情符号可以用于情绪表达，因而有积极与消极的分别；如 emoji 表情可以与文字配合使用，而网络表情包只能占据单条消息，因而有“文字搭配表情符号的消息数”以及“只有表情符号的消息数”两个线索。

意见 2：相关分析是否足以证明非语言线索与人格之间的因果关系？为何不做回归分析？

答：本研究目的并非是要揭示非语言线索与人格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而是借助透镜模型分析非语言线索的有效性、利用性和敏感性。国外关于人格判断的透镜模型分析均采用相关而不是回归，详见参考文献 Hall, J. A., Pennington, N., & Lueders, A. (2014). *Impression management and formation on Facebook: A lens model approach. New Media & Society, 16(6), 958-982.*

意见 3：3.3.3 中提出“将自我评价和观察者评价都显著相关的非语言线索子集作为自我评价对观察者评价影响的潜在中介”，但该结果的提出没有任何铺垫，也没有逻辑阐述和理论依据，与主研究似乎也没有很大的联系（若有请做必要阐述），若无法做出必要阐述使其更好地切入研究，则不建议保留。

答：中介分析是作为诊断性线索的进一步验证补充，中介效应显著可以说明诊断性线索确实在准确人格判断中起到了作用，但在标准的透镜分析中并不是必要的，而且与全文的内容逻辑不切合，因此决定不保留。

意见 4: 从概念上来看, CMC 仅限于用计算机聊天, 手机聊天不在该范围内, 但从实际情况来看, 日常生活中人们使用手机进行聊天更多, 该研究是否可以拓展到手机聊天?

答: CMC 的概念提出是在计算机刚开始普及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因而在概念表述中无法涉及手机的内容。但从其概念的内核来看, CMC 在于通过互联网进行信息交流, 强调的是互动双方不直接接触的交流形式, 而要实现这种交流形式不一定要使用计算机。国外关于 CMC 的研究既有基于计算机的 Facebook、电子邮件的研究, 也有基于手机短信互动的研究, 本研究采用的也是通过手机微信面对面建群的方式进行交流。因此, 手机聊天也属于 CMC 的范畴, 微信聊天是 CMC 即时通讯的一种。

意见 5: 本研究采用了中国大五人格问卷简式版 (CBF-PI-B) 测量了大五人格, 但在测量工具介绍时出现的内容令人疑惑, 即“各维度 Cronbach α 系数分别为 0.81 (神经质)、0.80 (外倾性)、0.81 (尽责性)、0.78 (开放性)、0.76 (宜人性), 间隔 10 周的重测信度为 0.67 (宜人性) 到 0.81 (神经质) 之间, 各因子与完整版量表对应因子的相关均在 0.85 以上, 具有较好的信效度 (王孟成, 戴晓阳, 姚树桥, 2011)。”。这是王孟成等人 (2011) 在编制该问卷时的各维度系数吗? 我似乎不太理解报告前人研究结果值的用意, 请说明理由。

答: 是的, 报告的目的是为了说明 CBF-PI-B 是一个科学的测量工具, 可用于本研究的大五人格测量。

意见 6: 本研究将被试随机分配到三个不同的互动时长的条件下, 分别是 5min、10min 和 20min 组。我比较关注的是互动时长的选择是否有相应的依据, 请作出解释。

答: 互动时长的选择是参考以往即时通讯研究 10-15 分钟的时长选择 (Markey & Wells, 2002; Wall, Kaye, & Malone, 2016)。与面对面交流相比, CMC 的信息传递速度较慢且缺乏面貌着装等一眼可见的非语言线索, 因而交流时长不宜太短。正式实验前做过的小样本测试, 预估互动双方从进行自我介绍到刚开始进入话题大致的时长在 5 分钟左右, 而 10 分钟刚好是完成 1-2 个感兴趣话题交流的时间, 再之后的时间开始进入倦怠期, 亦即“无话可聊”或强行维持。因此, 5 分钟是完成最初阶段交流的最短时长, 10 分钟是在一般即时通讯研究中被试能够进行有效交流的时长, 而 20 分钟则与前面两个时长形成梯度, 三个时长表征陌生人交流过程中可以进入的三个不同阶段。

其他修改意见作者已在文中用红色字体标记。

作者

2021.9.15